

国际大奖儿童小说

美丽的乔的天堂

Beautiful Joe's Paradise

(加) 玛格丽特·桑德斯 著

张倩 译

Canada's Highest Civilian Award



加拿大最高公民奖作品



山东文艺出版社

★ ★ ★ ★ ★
国际大奖儿童小说

美丽的乔的天堂

Beautiful Joe's Paradise

〔加〕玛格丽特·桑德斯 著

张倩 译



Canada's Highest Civilian Award
加拿大最高公民奖作品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丽的乔的天堂/(加)桑德斯著;张倩译.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6.6

ISBN 978-7-5329-4570-2

I. ①美… II. ①桑… ②张…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05489 号

美丽的乔的天堂

〔加〕玛格丽特·桑德斯 著 张倩 译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总编室)
0531-82098775(市场营销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210 千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9-4570-2
定 价 25.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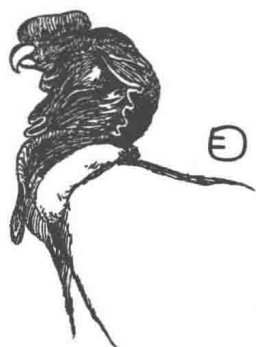
我很久前就在脑中构思一个有关动物死后的故事。大约四年前，一次与父亲散步时，我大致勾勒出动物天堂的雏形，并强烈希望能够描绘出那样的天堂。父亲对此非常感兴趣，他说：“既然你最喜欢乔，就让他成为动物天堂里的主角吧。”鉴于乔的故事广受欢迎，父亲提及此事时，被我一口拒绝：“不可能，我绝不会让乔出现在其他故事中。”

但是，去年秋天，爱狗离世，令我悲痛欲绝。我想通过写有关动物的故事来寄托哀思，于是乔再次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乔，也只有乔，才能主管动物死后的世界。那个世界将充满快乐与民主。

乔一直浮现于我眼前，这让我很是矛盾。乔的生平故事出版后，他就死了，让他出现在另一个故事中，这是让我又悲又喜的事。

此书是《美丽的乔》的续集。通常人们总是怀疑续集缺乏严谨性，若真如此，在此我向您表示歉意。

玛格丽特·桑德斯



目 录

001	第一章	死亡
013	第二章	空中之旅
023	第三章	美丽小岛
029	第四章	天鹅之乡
037	第五章	与安那其之战
044	第六章	主席的听众
055	第七章	去巫师家的路上
064	第八章	巫师的住所
073	第九章	海边小屋
082	第十章	马尔特的到来
092	第十一章	即兴马戏团
100	第十二章	鱼的哲学
111	第十三章	狐狸护卫
120	第十四章	黑色艺术

130	第十五章	沼泽地里的老虎
140	第十六章	老寡妇来了
146	第十七章	蜕变的山羊
152	第十八章	乔的家
163	第十九章	去蛋糕房的路上
175	第二十章	面包和甜蛋糕
188	第二十一章	老寡妇又来啦
198	第二十二章	营救黑猫
205	第二十三章	动物大败
217	第二十四章	老鼠队长
225	第二十五章	押送安那其
234	第二十六章	沙滩之舞
241	第二十七章	乔的离开
253	第二十八章	重回地球
268	第二十九章	吓了妈妈一大跳

第一章 死亡

最近，我经历了一些奇幻的冒险。我不想忘记这些冒险，同时也想让老乔的朋友们听听这些故事，所以写下这本书。

从头说起吧。我叫山姆·爱默生，过去住在美国东部，由于西部气候对我妈妈身体健康有益，所以我们又搬到旧金山。爸爸已经去世，我是妈妈唯一的孩子。人们都说妈妈特别宠爱我，其实他们都错了，事实上，我更疼爱妈妈。

一个月前的一天，我抱着拉格住进了我们的新家。

拉格是条斗牛梗，可惜已经死掉了。他活着的时候，非常喜欢我。我也像所有的男孩一样，非常喜爱自己的狗狗。

我家隔壁住着一个叫杰弗里·希灵顿的男孩。就是因为他，拉格死掉了。杰弗里是加利福尼亚人，身高一米八三，今年十六岁。他跟大多加利福尼亚男孩一样，要想得到一样东西，总有耍不完的鬼把戏。

杰弗里的妈妈总认为他是个乖孩子，但他却讨厌我。

不知道为什么，就算我什么都没做，他也总对我露出厌恶的神情。我猜他是出于嫉妒，因为我比他出色，还能到处玩耍。而他已经是大男孩了，总不能随便到处跑，只能孤零零一个人待在房里消磨时间。

我和杰弗里彼此厌恶，总找对方麻烦。一想到他可能利用拉格威胁我，我就觉得害怕。因此，和他较量的时候，我从没懈怠过。

我去上学的时候，就把拉格关在窝里，其余时间则把他带在身边。拉格非常温顺，小猫都能在他旁边打瞌睡。一天，妈妈让我出去买点东西，我竟忘记了带上拉格。

等我想起拉格被落在家里的时候，不由飞奔回去。但是，一切都太晚了。杰弗里非常小心，已经逃回自己家花园。墙上只剩一架梯子，那梯子是他家园丁经常用的。杰弗里就是顺着那梯子爬上围墙墙头的，他口袋里还装满了石子。

也许杰弗里并非有意杀死拉格。或许拉格狂吠，想警告杰弗里那堵墙是我们两家共有，他不能胡作非为，杰弗里心生恐惧，才向拉格丢了石子。一块带尖角的石头砸到拉格的头。我抱起拉格的时候，发现他原本光洁的前额上有块凹进去了，其他地方完好无损。拉格变得像绒毛玩具一样柔软，没有一点生气。

我把拉格抱在怀里。他四肢松垮垮的，没有一点之前活蹦乱跳的样子。我把他抱进我房间，放在床上，我就坐在他旁边。拉格去哪儿了？不久前他还叫着喊着，蹦蹦跳跳的，可现在他却只是一具留有余温的尸体。

拉格不在了，我已经失去他了。这样的感觉慢慢散去，突然一个可怕的念头向我袭来。拉格不在了，但杀他的凶手却还活着，我得为拉格报仇。

妈妈之前解雇了一些佣人，所以我轻而易举地避开了屋里的人，直冲到楼下。

我没按门铃，直接冲进杰弗里家的花园。他正躺在吊床上，看我冲进来，脸都变白了。他撇撇嘴，像要说“小屁孩”。

没等他说出口，我就怒喊一声，和他扭打起来。我之前从没和他打过架，因为他个头比我大，但现在，我的拳头着了魔似的不停挥向他。我猛撞吊床，杰弗里摔在地上，四脚朝天。

他刚爬起来，我就冲过去，又把他撞了个四脚朝天。然后我又开始狂揍他，我得让他吃吃苦头。扭打到一半时，想到杰弗里的妈妈，我不由放慢拳头。

“拉格！拉格！拉格！”我在杰弗里的耳边怒吼。我不再揍他，却好几次都把他推进花园的小坑里。我自己一点没伤着，我的身躯像铁块一样强硬。杰弗里掉进坑里受了刺激，开始回击。

可我又一次把他撂倒，直到他直挺挺地倒在地上，我才回了家。

要是存在正义之神的话，他一定会让拉格复活。可事实上，并没有。我心爱的拉格仍在床上，渐渐变得冰冷僵硬。

我关上门，拉上百合窗。这就是死亡吧！我听说过死亡，却从未经历过。在学校，我们常常传说杀人王的故事。杀人王有个锋利的切割器，专门杀小孩。但是听归听，说归说，关于死亡，只有亲身经历过才能切身感受。

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就去世了，那时我还太小，感受不到死亡带给我的缺憾。我之前既没失去过动物伙伴，也没失去过兄弟姐妹，其他人失去宠物或兄弟姐妹时，我只能木然地看着他们哭。现在轮到我自己哭了。

我在房间走来走去，唉声叹气。我的狗狗去了哪里？在这儿的只是他的身体。这身体里曾经住着他的生命，住着拉格。可现在拉格的生命去哪儿了？

我走到窗外的阳台，仰望天空。我想起妈妈曾经说过，我们死后都会进入天堂。就在这时，妈妈走进我房间。



“哦，山姆，”妈妈说，“我真替你感到难过。”

“妈妈，拉格去哪儿了呀？他不在这里呀。”我指着床上拉格的尸体说。

妈妈看上去很不安。

“狗狗也会进天堂吗？”

妈妈有点惊讶。

“为什么不能进天堂？难道你宁愿在天堂看到希灵顿，却不情愿看到我们的狗狗？”

“当然不。”妈妈解释说，希灵顿是人，有灵魂，而拉格是狗，狗没有灵魂。

“但是，就算拉格没有灵魂，他也比希灵顿强得多。”

妈妈说她不知道，她会问问牧师。她觉得动物死后都会化为尘土。

“妈妈，拉格身体里有活着的东西，”我争辩道，“而且，这个活着的东西永远不会死。”

“但是，山姆，所有的动物都不能进天堂，”妈妈说，“狮子、老虎、苍蝇，那些咬人的动物都不能进天堂。”

“妈妈，希灵顿会咬人，他也不会进天堂吧？”

妈妈认为，照现在来看，希灵顿太坏了，将来不会进天堂。

“妈妈，如果造物主能改造希灵顿，那他就能改造狮子，改造老虎，甚至改造蛇。我不信神在那么短时间里就能造出一条和拉格一样好的狗。拉格这样好的狗狗一定会永生，就算他现在死了，他也会在未来获得永生。”

妈妈又说不知道，然后就被叫走了。

过了一会儿，她又折回来：“山姆，你惹上麻烦了，希灵顿一家

嚷着叫警察抓你。杰弗里的脸肿得厉害，眼睛都睁不开了。”

“让他们抓我好了，”我无所谓，因为我又开始感到绝望，“我真希望他到处都肿，脚、手、关节、耳朵，最好全身上下都肿了才好。”我进屋躺在床上。现在什么事都无所谓了，我不在乎自己身上会发生什么事。

我妈妈也许是世上最好的妈妈，她是那么有耐心。她坐到我身边，抚摸着我的头：“知道吗，山姆，在旧金山，人们很注重保护动物。如果你当时能再忍耐一会儿，那我现在就可以让警察抓走杰弗里。但你却无视法律，动手打希灵顿，这才叫希灵顿一家有借口让警察逮捕你。”

我吼道：“真想再揍他一顿！”

“山姆，你要这样的话，比杰弗里好不到哪里去。”

“妈妈，你走开！”我开始推妈妈。

她却不走开，继续抚摸我的头，她让我哭出来，说哭出来也许会好过点。

“我不是小女孩，”我喊着，“我心里有个洞，空落落的，又大又黑。”

妈妈又劝我吃点东西。

哼！还吃东西？真让我反胃。要是能看到拉格活过来咬块骨头多好！可惜他死了。他都永远不能吃东西了，我还吃东西干吗！

整个傍晚，妈妈都坐在我身边。到了睡觉时间，妈妈想征得我同意，让车夫带走拉格，埋了他。

“不，妈妈，再让我跟他待一晚，”我说，“他每晚都和我睡在一起，我们一起睡了十年。就让我和他再最后待一晚吧。”

然后，我开始像个女孩一样痛哭。

妈妈让我平静下来，可我就是止不住。我让她去睡觉，她不答

应。最后我承诺开着门，以便她能听到我房间的任何动静，她才走开。我是承诺了，但真想欺骗一位好妈妈，办法多的是。

我把拉格抱在怀里，走到阳台，关上身后的玻璃门。天空像一块巨大的蓝色毛毯把我包裹其中。星星低着头窥探我、嘲笑我，好像它们知道拉格去哪儿了。它们知道拉格到底是真消失了，还是依然活着。

也许拉格就在这块蓝毯一样的天空后面。也许就像我们人类有个天堂一样，动物们也有自己的天堂。

星星当然不会告诉我答案。我垂下眼看向屋后，那里是我们家和希灵顿他们家的花园，那儿时不时传来阵阵香甜气息。花园那头是城市，城市那头是古老的大海湾。

以前每次看这样的景色我都会觉得无比舒畅，可现在，拉格死了，再看这风景我只觉得死气沉沉。每个经历亲人逝去的人是不是都会有这样的感受：为什么自己不马上死去，一了百了。生活一点乐趣都没有，我真希望自己现在就能死在拉格身边。

我现在哭不出来，但却有种极度沉闷、快窒息的感受。我不想睡觉，不想吃饭，不想出去，不想做事。

我又想起拉格，究竟他在哪里？要是他活在另一个世界，我打赌他会找我的。世上所有的狗狗都比不上拉格。拉格如此喜欢我，他的目光始终停留在我脸上，一直未曾转移。与其说拉格是条狗，不如说他是个好兄弟。

我和拉格会去松树街，去加州街，还会跑到布殊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一个男孩或一条狗敢跟我们作对。可拉格现在在哪儿呢？

我不敢大声说话，怕吵醒妈妈，只能捶着铁栏，喃喃自语：“把

我的狗还回来。上帝？恶魔？无论你们谁抢走了拉格，求你们把他还给我。放拉格回来对你们也许没什么影响，但是对我却意义重大。”

我内心好像有什么东西快要爆发了，胸脯像装了风箱一样剧烈地起伏，呼吸也开始变得急促。我不能控制这种情况。这是什么情况，我一定是在抽泣。我在书上读过，却从未亲身经历过。

我仍旧不停地抽泣，直到变得虚弱，眼睛哭得火辣辣地疼。我的眼泪滚烫滚烫的，可是却焐不热拉格冰冷的身体。我在拉格身边躺下。

我哭得像个小孩，像个傻瓜，直到筋疲力尽，陷入沉睡。我睡了大概两个小时，然后被什么东西抱起来弄醒了。

我睁开眼。圆盘一样的月亮已经移到房顶，正低头看着我。然而，就在这时，一个长满长毛的动物正试图将拉格从我怀中带走。

我气得不行，整个人都跳了起来。一只大圆脸的猴子正在月光下盯着我看。

我朝着那猴子吼叫，想把他推开，唯一的念头就是保护拉格，不让他被抢走。

“我想得到你家狗的身体。”那只猴子很和善地说。

我朝四处看了看。是猴子在说话？是的，附近没有其他人，就是这只猴子在说话。可我却并不觉得这只猴子古怪。人们总能迅速适应环境，这多好啊。但我并不打算容忍这猴子的行为，于是答道：“你不能带走拉格的躯体。”

猴子笑了笑，召唤：“这儿，吉本。”

很快出现了另一只猴子，比眼前这只更小更丑。真让人难以置信，那只叫吉本的小猴子，顺着阳台的铁栏就爬上来了。

我喊了一嗓子，准备和他们大打一架。



“别作声，”大猴子说，“别把你妈妈吵醒了。”

“把我妈妈吵醒我也不怕。”我想吓走他们。

老猴子又笑了，非常慈祥地盯着我看，然后对小猴子说：“把飞艇带过来。”

小猴子在房子的转角消失了，很快阳台旁出现了一个小气球，气球下有个柳条筐。我惊讶得说不出话，只能抱着拉格，靠墙站着。柳条筐里还有另一只猴子，他在操纵飞艇。艇上还有只看上去很寻常的黑猫，蜷在座位上，身下是一块金毯。

老猴子走进飞艇，小声跟那只猫讲了些什么。

黑猫看上去并没听老猴子的话，但她很快就跳到阳台栏杆上。

我惊得眼珠都快掉出来了。之前从未见过如此奇怪的事，但就在下一分钟，更古怪的事发生了——黑猫随意朝我挥了挥爪子，我的手就像麻木了一样，垂到身旁。

拉格的身体随之掉落，就快掉到地上的时候，被老猴子一把接住。老猴子接住拉格后，就想把他的躯体往飞艇里放。

我赶紧抓住老猴子。因为老猴子刚刚打败过我，所以我现在很害怕。

我像小狗一样乞求道：“别带走我的狗。求你别带走他，我想把他埋在花园里。”

“你要埋掉我手里的这个？”老猴子带着一抹古怪的笑，问道。他昂了下头：“去埋掉那个吧。”

我感觉快窒息了。阳台上躺着另一个拉格，和我的拉格长得一模一样，但我现在手中紧紧抓住的才是真正的拉格。

“这是狗的灵魂，不能被你埋了。”老猴子温和地说。

我又一次抓住老猴子长满毛的胳膊：“你带走拉格后，他会复

活吗？”

老猴子点点头。

“他会像以前在这儿一样吗？”

“会。”

“你要把他带到哪里去？”我深深感到惊讶。

“友爱岛。”

“友爱岛是什么地方？”

“哦，就在那儿。”老猴子在空中比画了一下。

老猴子说话的时候，古怪地看着我。我忽然感觉老猴子想让我跟他一起去友爱岛，这个想法像闷雷一样，在我脑海炸开。

“把我一起带去吧，”我大胆地说，“我想和我的狗狗在一起。”

“你妈妈呢？”

“能把她一起带走吗？”

话一问出口我就后悔了。最近，我在一本儿童书里读到了许多与巴黎举办的飞艇比赛相关的内容，因此，我知道热气球跟火车一样安全。热气球升到五百米开外不会出现意外情况，只要勇敢、有常识，根本不会发生事故。我不想带上妈妈，就算可以带着她，她也不愿意跟我去那个小岛。

我问道：“你能只带我参观一下吗，参观完了再让我回家？”

“当然，”老猴子回答，“但我必须得先问问巫师。”

“谁？”

“巫师，就是那只猫。我没有权力干涉人类，她的权力比我大。我们友爱岛上时不时有人拜访，但都得靠巫师帮忙才行。”

“你想好带上我了吗？”我问。

他犹豫了一下：“不，没有。但是，我们都知道你现在不好受，



我们也为你感到难过。鉴于你在岛上的动物中享有很高声誉，我在想要不要带你去岛上转一圈。”

“你们岛上都是已经死去的动物吗？”我问他。

“哦，是的。按照人类所谓的生死来说，我们岛上没有一只活着的动物。”

“你也是已经死去的动物？”

“是的。”他答道。

我有些惊讶。但是，只要他们不杀我，那就没什么好害怕的。

老猴子大概猜到我在想什么。他和蔼地说：“和我在一起，你将非常安全。如果巫师开明的话，从你离家到回来，都会得到有力的保护。”他说完就走向黑猫。

我忍不住想偷听他们谈话，至少听到老猴子讲的话。“咱们首领不会介意的，我听他夸过这小男孩，说他虽然调皮，但非常爱护动物。他现在在这里会有危险，他的邻居明早会抓了他的。巫师，你就不能做个幻象吗？”

黑猫还像之前一样，好像没听老猴子讲话。但老猴子刚说完，黑猫就站起来，舒展了一下身躯，悠闲地走进我房间。

房间的玻璃门明明是关着的，但我却亲眼看见她轻而易举穿过玻璃门。她跳到床上，使劲朝着枕头盯了好一会儿，好像枕头下有老鼠似的。

“她在做什么？”我偷偷问老猴子。

“等着瞧。”

过了一会儿，床上出现一团阴影。阴影越来越大，越来越厚，最终出现了穿着皱巴巴棒球衫的另一个我。拉格死时，我就是这个样子。

我想如黑猫一样冲进房间，但却把玻璃门撞碎了。我不得不退回去，抓住门把手，打开房门，冲了进去。我之前从没这样看过自己，这个幻象比任何镜子都管用。

床上的小男孩睡着了。一开始我只是盯着他看，眼睛睁得圆圆的。床上的男孩矮矮胖胖的，四肢一点也不修长健壮。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能有机会触碰到另一个一模一样的自己：小圆头，短卷发，塌鼻梁；虽然闭着眼睛，但我知道那对瞳孔是灰色的。小男孩睡得特别沉。

我对黑猫咧嘴笑，她却像厌恶身边的人一样，立刻消失了。

“回去吧，”老猴子追着黑猫说，“他妈妈听到玻璃碎掉的声音，正赶过来呢。”黑猫转过身，又朝我挥了挥爪子。尽管我还站在那儿，但我知道她让我隐形了，好让妈妈发现不了我。

娇小的妈妈举着蜡烛进了房间。她走到床边，俯身探向床上的小男孩，亲了亲他，还轻声说：“我可怜的宝贝睡着了。”

我很生气。我跑向妈妈，想抱住她，想把她拉向我。可她只是抓着白色睡袍走向窗户，嘴里呢喃着：“天这么冷，宝贝会感冒的。”

想到破掉的玻璃，我忽然很害怕。要是妈妈发现那些碎玻璃，她会受惊的。

还好，妈妈并没受到惊吓。玻璃自动修复了，也许是被那只神奇的黑猫修好了。

直到妈妈回到自己的房间，我还僵硬地站在原地。那只黑猫向我挥了挥爪子，我感到自己已经不再隐形。我不悦地转向老猴子。

“你们已经让我死了吗？”

“哦，当然没有，”老猴子吃了一惊，“我们可没能力害死你。”

我跌坐在椅子上：“好吧，可我不喜欢你们的魔术把戏。”我感到